春秋分記

二六

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傳並見晉）

傳二年夏齊姜薨　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抑詩）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豐年）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經三年春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無傳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見傳晉秋公至自會無傳

傳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經四年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

傳四年夏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悼公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詩見禮樂書秋定姒薨成公妾襄公母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　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

請木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正也]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聽政[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 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側爪切]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國人誦之曰臧之狐

裘紇時服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紇臧武仲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傳見鄭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傳見災　秋大雩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傳見吳　公至自會無傳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傳見晉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夏穆叔覲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
秋大雩旱也九月盟于戚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
大夫聽命于會鄫與莒有怨魯不能救　冬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
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
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
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公說論曰魯公室失政自宣公始季氏專魯自文
子始春秋傷焉如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言

自宣失政至成襄昭定而魯譌不振左氏乃以為季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三君者指宣成襄也魯國之政季氏專之魯國之民季氏有之而曾謂其家無私積哉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吾無取乎爾也

經六年夏宋華弱來奔秋滕子來朝傳見宋滕莒人滅鄫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傳六年秋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冬穆

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經七年春郯子來朝（傳見郯）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傳見小邾）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無傳）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傳見晉）

傳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

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

春分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惠伯之孫為隧正主役徒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冬十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在成三年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東鄙秋

九月大雩　冬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夏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大夫聽命

公說曰邢丘之會公在晉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政在季氏故也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詳見晉

經九年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

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同盟于戲詳見晉

傳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穆姜薨於東宮穆姜淫僑如故使從居東宮見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三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

公説曰易有四象六七八九七八為少少為定位此不變者也六九為老老為變爻此變者也歸藏連山用七八易用六九而七八亦在其中變者以不變者為基不變者以變者為用今史揲而得艮艮之二爻十有七策是為少陰餘三十有二四四而運得八此為定位故唯二不動斯謂之遇艮之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蓋卦由老數而舉當曰六以筮由蓍

論文言

公說曰文言者文其言也猶序彖說卦之類古有是言或文王或周公之辭孔子因其言而文之傳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故曰文言按左氏成十六年穆姜徃東宮筮之襄二十一年孔子生上距穆姜二十四年穆姜時雖已誦隨繇之辭因就及乾卦文言然其言與今易稍異刪改者二增益者六如易體爲善易德爲會所謂非聖人莫能脩之於

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九月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討鄭之事伐我東鄙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已未

傳十四年春會于向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

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新注賢魯使而減輕其幣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劉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季孫宿叔

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邾人伐

我南鄙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

孟獻子尤責也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

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集也

經十有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無傳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

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功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冬城西鄆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傳見莒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傳見齊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傳見邾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秋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今始復通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

其私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傳二十三年秋八月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公鉏而愛悼子紇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名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名公鉏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

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愛戚己忘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

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令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孫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户側季孫至入哭而出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疢恥刃切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讐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

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新注大蔡是寶龜亦非大太所藏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為已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

臧孫如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新注僖二十六年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成二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是為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名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

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新注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經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為晉故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詳見晉冬公至自會無傳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禄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禄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冬穆叔如周聘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傳見齊夏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傳見晉秋公至自會無傳

經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晉人執衛甯喜傳見衛

經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見晉冬十

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七年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新注姜岌曰交會應在此月不為再失閏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傳見宋 夏邾子來朝 傳見邾 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傳見齊 十有一月公如楚

傳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旱也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在二十七年 冬十二月為宋之

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傳見晉吳）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送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胡不

歸　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六月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季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

毀廟

己亥孟孝伯卒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昭公

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子野非適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袵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冬十月癸酉葬襄公

春秋分記卷五十

遠矣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式訛爾心以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夏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

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經三年夏叔弓如滕秋小邾子來朝傳見小邾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

傳三年夏五月叔弓如滕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椒叔父之忌敬子叔弓不入叔弓禮椒為之辟仇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秋八月大雩旱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九月取鄫冬十有二月乙卯

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西陸朝覿而出之（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

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虞官取之縣人遂屬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因風壯而堅壯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

日納于淩陰淩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秋九月取鄫
言易也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遇婦
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
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顧而見人黑
而上僂肩傴僂深目而豭喙口象猪豭音加號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旦而皆名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
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名
女名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

馬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豹庶子叔孫婼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叔仲帶與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已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

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

而哭之（痛叔孫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食日為二位公旦日為三位卿明夷之謙明而未融以當王其當旦乎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故曰明而未融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融於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於人為言艮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世亂讒勝

公至自晉莒人來討戊辰叔弓敗諸蚡泉

經六年夏季孫宿如晉秋九月大雩冬叔弓如楚

傳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叔弓如楚聘

經七年春王正月曁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無傳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傳七年春王正月曁齊平齊求之也

劉敞權衡曰左氏曰齊求之也杜云齊伐燕代燕在去年末燕人賂之反從求平也予謂杜氏之説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以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謂齊已曁燕

平則齊侯無緣更進次于虢而燕乃行成也且齊侯伐燕燕人賂之則傳當云燕求之經當書暨燕平不當反云齊求之暨齊平也復以事推之自昭公即位以來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云其文也其理也其事也

三襲焉章灼不疑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遂啓彊來名公公將

戚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九月叔孫婼如晉傳見晉

傳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商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偷也佻之謂甚矣而

壹用之將誰福哉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夏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傳見晉）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傳十一年夏五月齊歸薨（昭公母）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隨其奔）盟

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也薳氏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雙生秋九月葬齊歸昭公母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大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

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正直剛克柔克新注剛則仰之柔則進之以志意供給長養使合於中道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為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新注左氏書卜筮事多子服惠伯之論最正將適費飲鄉人酒蒯自其家還適費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蒯在費欲亂如杞生於圃非宜也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

之以為因停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秋七月晉合諸侯于平丘八月辛未治兵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

經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憎叔孫在已位上欲使得罪於晉 鮑國歸費在十四年 牢禮各如其命數

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

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

執之無勑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

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為小人公果

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

告子家懿伯羈莊公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

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

冬十月辛酉昭子齊（音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謀納公）卒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居公）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為信與僭（不信）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昭伯妻）與母弟叔孫則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

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禮宴大夫使宰為主獻齊侯請自安不在坐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憖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奔齊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

潰（無傳）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平子每歲賈馬（買也音古）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馬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

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恐獲不納君之罪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正心也不為義疚疚病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

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彊禦之名縶庶其襄二十二年莒牟夷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